



一個下賤女人



濟陽市圖書館藏

目 錄

一個下賤女人.....一

老癮戒煙記.....二四

光棍漢.....五九

一個下賤女人

一

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我被分派到店頭村領導土地改革。

店頭村是三四十戶人家的個小村子，座落在大官道上，從城裡到這裡剛好一站路，南來北往的人，都在這裡過宿。村裡有兩家騾馬大店，還有三四家留人小店，有一家小雜貨舖，和幾個賣零食的小販。雖然不是什麼市鎮，但在山溝裡就算個熱鬧地方了。

我住在中農劉拴拴院裡，劉拴拴是個二十來歲很愛開玩笑的年青人，三兩天就和我混熟了，沒事常來我住的家裡閒坐。

一天下午，我爬在炕桌上整理材料，拴拴在後炕捻毛線。忽然聽他說道：「哈！夜貓進宅，無事不來呀？」門口一個女人的聲音說：「這就是工作團那馬先生吧？」我一回頭，見進來個年青媳婦，後邊跟着十二三歲個小孩，那小

孩我初來那幾天就認下了，名字叫金寶，是個很伶俐的小鬼。

那媳婦一進來，就坐在了爐台上，和我正對面。這時我才看清她並不是個年青媳婦，看樣子有三大幾快四十了。慘白的臉上有許多皺紋，眼圈發黑。剪髮頭，寬褲腿，還穿着一對破舊了的紅鞋。她這一身和年齡十分不相稱的打扮，引起我一種厭惡的感覺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個正派女人。

我繼續看材料，沒有去理睬她，只有劉拴拴、雜七雜八的和她胡扯。只聽那女人低低的說：「不要瞎說了，我早就不啦？」

金寶爬在了炕上，拿起我的水筆說：「娘，看人家老馬這筆！寫的字可細啦！」那女人說：「金寶放下，操心弄壞！」金寶乖乖地放下了。我這才知道這女人就是金寶娘。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：

那是剛來這村的第二天。我正在街上和一些人間談，一群小娃娃在義順店門口打瓦，金寶提着糞籬頭過來了，不知因什麼爭吵起來，幾個小娃娃像唱歌似的罵道：「婊子兒羞不羞，你媽稠堡上挨洋×！」金寶也回罵了幾句，那幾個小娃娃說：「婊子養的，你敢罵人！」另一個說：「拿土塑了！」於是幾個

小娃娃抓起土向金寶身上揚。金寶大聲哭了，我訓了幾句，那幾個小娃娃才跑了。忽然從義順店隔壁破門內伸出個女人的頭來，大聲喝道：「金寶！還不給我滾回來！讓你好好拾糞，就不聽話！」的記心給狗吃了！」金寶揉着眼進去了，門「砰」的一關，金寶便大聲哭起來，顯然是又被他娘打了幾下。

我想起那天小孩們罵金寶的話來，更證明了這是個不正派的女人，心裏有了一種十分厭惡的感覺，所以一直沒去理她。只有劉拴拴和她胡扯。只聽拴拴問她：「你是來找老馬有事啦？」金寶娘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動了兩下，改口說：「沒甚麼緊事，老馬公事忙啦！我是問你娘借點東西來了。」說着就走了，兩條腿向兩邊撇開着走。她走後，劉拴拴對我說：「老馬，你看這女人怎說？」我說：「不是個正派女人！年紀那麼大了，還那樣打扮。」劉拴拴說：「以前還擦粉抹胭脂咧！自土地改革開始，才不敢了。」我問：「她有男人沒有？」劉拴拴說：「原先是有，如今大概死了！」我又問：「靠甚麼過活？」劉拴拴笑着說：「靠甚麼過活？田不耕，地不種，腰裡就有米麵甕。這女人，嗨！不能提了，以前接日本人警備隊，後來又接晉綏軍，爛貨！」停了一下又說：「聽

說以前也是好人家女人，後來因家窮，才作了這事。不過作什事不能賺碗飯吃，要挑這種丟人敗興營生？我就最看不起這種人！」我說：「就沒人管教？」劉拴拴說：「怎沒人管教？自去年春天解放以後，幹部們可多管教啦，訂成個女二流子，戴紙帽遊過街，坐過禁閉，可是前晌放出來，後晌又接下客了。誰能常跟着她？！」

正說間，門「吱——」的一聲，金寶又進來了，對我說：「老馬，我娘請你去我家坐坐！」還沒等我開口，劉拴拴搶着說：「你媽瞎了眼啦！老馬不是那號人！」我也很起火，我記得我把手一揮說：「快滾你的蛋！」金寶嚇得跑了。劉拴拴笑着說：「老馬，你看她還想勾引你啦！」我說：「你看我是幹那事的人？！」劉拴拴說：「我也知道你不。我是說笑啦！」說着出去担上水桶走了。

我收拾起材料，要到代表會去，這時太陽快落山了，西邊紅了半個天。街上有好些過路人，趕着牲口進店了。義順店門口站着好幾個女人，劉拴拴娘和金寶娘也在那裡，住店的脚夫們正在門口收拾鞍架。我走過去時，金寶娘叫了

我一聲：「老馬！」我說：「叫我幹什麼？」金寶娘不好意思的說：「有工夫請你來我家坐坐……」其餘的女人都在看我，那些脚夫們也停了手裡的營生。恰好劉拴拴也担着水過來，朝我直扮鬼臉，在這樣個場合下，一個不正經的女人叫自己去她家坐坐，我簡直生氣透了，我記得我訓了她一氣，我說：「看你也是個壞女人，你叫我想怎啦？」好像還罵了句什麼，現在已經記不清了。總之，我當時非常生氣，一直到了代表會上，我的火氣還沒下去。

代表們見我臉色不對，問我因為什麼，我講了一遍。代表主任田老大說：「我看她沒那胆量勾引工作團，怕是真有些說的！」

開會的人還沒到齊，大家談起了金寶娘的身世。我才知道了她是怎樣一個女人。

二

金寶爹叫李根元，李根元爹娘就他一個兒，家裡很窮，租種着本村地主劉守忠的二十多畝地。

根元三歲的時候，從綏遠逃來一家難民，走到店頭村，生下個女孩子，養活不起，要給人。根元娘花了五升米，就把那個小女子買下了，準備奶大以後給根元作媳婦。逃難的拿着五升米走了，以後再也沒有來。

根元娘沒女兒，對奶媳婦就像自己的女兒，從小喂奶喂飯，屎一把尿一把的操養，給奶媳婦起了個名字叫翠翠。

翠翠十五六歲時，長得真像一枝花，手又巧，心眼又靈，白白的圓臉，長着一雙明閃閃的大眼，留着一根又粗又黑的大辮子。全店頭村也是挑頭的好閨女。但是翠翠從來很少和男人們答話。小時候常和根元在一齊耍，大了些，知道這就是將來自己的男人，雖然一家人就在一個炕上睡覺；一個鍋裡吃飯，但和根元也羞的不多說話。有時根元故意引逗她說句話，她馬上臉就紅了。根元二十歲上，翠翠已經十八了。翠翠看見都大了，那年秋天就給翠翠挽了頭。前一天，把翠翠送到根元二姨家，這天拉了個毛驢去接回來，毛驢身上搭了塊紅褥子，回來拜了天地，吃了頓素糕，就算結了婚。雖然是從小這村長大的閨女，但看媳婦來的人很不少，大家都連聲稱讚：「真是好媳婦，咱村劉守忠那樣

大的財主，也沒這麼個媳婦！」

年青人們和根元到了一塊，都羨慕的說：「根元前輩子修下福了，娶了這樣個好媳婦！」還有的說：「我要有這麼個媳婦的話，活上一個月死了也心滿意足了！」

地主劉守忠的兒子叫劉貴財，和根元是一般年紀，貴財早就看上了翠翠，翠翠結了婚以後，比閨女時候更好看了，臉就像一朵桃花，劉貴財時時刻刻想勾搭。有事沒事常到根元家閒坐，遇着根元和他爹上地了，便搭攬的和翠翠說話，有時把金戒指露出來給翠翠看有多重；有時把手絹拿出來，讓翠翠認是絲的是麻的。翠翠只是不理睬。有時劉貴財來了，翠翠便掃炕掃地，故意鬧下一家塵土。有次她娘說：「人家少東家來了，不要那個樣子，咱得罪不起人家。」翠翠說：「我看他沒長的好心！」

根元結了娘的第二年，根元爹死了，那年冬天，翠翠生了個小子，婆婆見添了孫孫，喜得了不得，給起了個名字叫金寶。根元還是租種着劉守忠的那二十多畝地。翠翠生了小孩，劉貴財仍然沒死了心，還是常去根元家閒溜，有時

用肘碰一下翠翠；有時要和翠翠比手大小，比身子高低，翠翠仍然不答理，並且把這事告訴了根元，根元知道自己惹不起劉貴財，只好安咐翠翠：「不要答理他！」

這年秋天，發生了件事。根元從地裡割穀回來，聽着翠翠在房裏叫喊。他忙跑進去，見翠翠縮在炕角裡，劉貴財一手拉翠翠，一手拿着兩塊白洋。根元年青人，火氣大，見了這個情景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貴財說：「要租子！」說着跳下炕來。根元說：「要租子到我家炕上要來了？」拿着鏟把就打。貴財挨了兩下，慌忙跑了，口中罵道：「你敢打我？等着！」翠翠哭了一場。一陣他娘抱着金寶回來了，聽了這事也氣得說：「怪不得貴財上午叫我抱上金寶去他家，說他娘想看看小孩，不想操下這狗心了！」隨後又對根元說：「撵跑就對了，不該打，咱租種人家的地，得罪下可吃不倒！」果然，不久貴財家就把地奪回去了。根元說：「世上又不是光他一家地主，咱有苦還怕沒處受！拿上豬頭還找不下廟門？」貴財奪了地，恨氣還沒完，這年是民國二十四年，冬天各村都成立「防共保衛團」，店頭村也成立了，劉

貴財家有錢有勢，就當了村團長。第二年春天，各地抓共產黨，貴財說根元是共產黨，就把根元網去了。貴財親自拷問，打得昏過去幾次，也沒落下口供。村裡人都知道是怎個情由，但沒人敢說句話。當天把根元關在村公所炭房裏，準備作好公事，第二天往縣上送。

下午，翠翠給送了一次飯，根元爬在窗戶窟上，翠翠見他臉色黃白，順臉流下幾道血跡，翠翠傷心的說：「你……」剛吐了一個字，就被看守的人喊住了，說：「團長吩咐，不准外人和共產黨說話！」翠翠呆呆地看了根元幾眼，哭着回來了，臨到家門前，擦乾了眼淚，她怕娘看見傷心。只告娘說不要緊。

夜裏，翠翠沒合眼，她知道一說成共產黨，根元就沒活命了。她想起前半個月城裡根元姑夫死了，她和根元去弔喪，正好碰上城裡槍斃共產黨，槍斃的共四個人，三個是受苦人，一個是學生。打了四槍，流下四灘血，最後，他們的家屬來收屍，有老太婆，有年青媳婦，還有幾個小娃娃，他們都哭的那樣傷心，有一個老太婆爬在死屍上瘋了一樣的嚎，看的人都哭了，翠翠也哭了，；翠翠想到這一幅悲慘的情景，想到根元的命運，不由的哭泣起來，眼淚印

濕了枕頭。她哭着，她想着，她想：「拚上命也要把根元救出來！」打好了主意，悄悄起來，拿了幾件衣服，又拿了一把鏹頭，出了街上，這時有半夜了，天黑得很，冷風迎面撲來。她從村外繞到了村公所後面，找到那炭房的後牆，便用鏹頭開始刨了起來，幸喜那牆是土打的，不一陣便刨下個洞，她把根元放了出來，野地裏風呼呼地嚷着，乾樹枝在「嘩啦啦」作響。根元握着翠翠的手說：「我死不了，總要報這仇！你年青青地，趁早尋個頭主，我逃出去還不知道死活，你們就當我是死了！」翠翠哭着說：「我活是你家的人，死是你家的鬼，我至死總不變心。……」翠翠哭得哽咽了，小倆口在大風地裡，抱着哭了一場。翠翠把帶來的衣服，給了根元，把那件糊着血的衣服換下來，又把兩隻銀手鐲給了根元，讓他路上作盤費。根元朝他家住的方向磕了一頭，爬起來走了。

翠翠抱着那件血衣，溜回了家裡，但她的半個心，已跟上根元走了。

第二天，貴財見根元跑了，也沒敢聲張，怕上邊知道跑了共產黨，自己受連累。但想翠翠的心更切了。隨後造出謠言說：「根元跑出去被抓住槍斃了！」

「並說：『只要翠翠嫁給他，他就把他媳婦休了。』」

又過了些時，貴財就打發順義店劉順義老婆，給翠翠來說媒，那是個說媒拉皮條的老行手。她先把翠翠叫到她家，探了探口氣，她說：「根元已經死了，你這樣年青青地，該找個婆家，尋自己下半輩的好活。就憑你這一表人材，只要你肯，財主家也雙手接待哩！」翠翠說：「順義嬸，我活着是李家的人，死是李家的鬼，不要說李家還有金寶這點骨血，就是沒有金寶，我也留不下老人，那說是婆婆，實情和娘也一樣，我不能昧那良心！」順義嬸說：「兩個女人一個小孩，家資沒家資，受苦沒苦水，可怎活呀？我都替你們發愁咧！」翠翠說：「我就是討吃要飯，也要把我金寶撫養成個人，侍候我娘百年以後！」順義嬸見苗頭不對，也就沒再多說。

根元娘自兒子出了這事，整天啼哭，要尋死上吊，把眼也哭瞎了。翠翠整天勸解，老的哭，小的叫，一個人顧了這頭顧不了那頭。家裏吃的也沒有了，每天還要去地裡挖野菜、拾莊稼，翠翠就這樣受，也沒在娘跟前說了句不順氣話，一夏天、一秋天，總算熬渡過去了。這年冬天，可難過了，吃了上頓沒下

頓。

一天，餓得實在沒法了，翠翠抱着金寶，到左隣右舍去求乞，根元爹娘平時在村裏很爲人，人們又見女人娃娃們可憐，都一升半把給了些。過了幾天，娘病了，金寶瘦得皮包骨頭，翠翠又抱着金寶去討吃，但誰家也不給了，隨後有幾個老太婆悄悄告訴她說：「人家貴財放了話，誰家要給你吃的，誰家就是他的對頭。你想，半個村子都是種人家的地，誰敢和人家作對！」翠翠一點東西也沒要下，哭着回來了。

娘害着打擺子病，在炕上又打滾又說胡話，全身燒的像盆火，大小便糊下了一被褥，翠翠剛收拾乾淨，安頓娘睡好，金寶又餓得哭開了，剛把金寶奶得睡着，娘又說開胡話了，娘尖聲叫道：「根元，我娃可回來了，娘要死了，……呀！多大的西瓜！好甜的梨呀！貴財死了，哈哈……快給我買個梨來！快呀……」翠翠看着娘病成了那樣，想給請個醫生看看，但沒有一個錢。

下午，隔壁順義嬸把翠翠叫去了，順義嬸拿出幾塊白洋來說：「這是人家貴財送你的，他說只要你肯和他來往，他總能多幫貼你些。」翠翠把白洋接過

來，「噹啣」一聲摔在地上說：「我餓死也不要他的臭錢！順義嬖，咱們也是多年的隣家了，你就忍心幫助人家欺侮我！」說着哭了，順義嬖嘆了一口氣，坐在了爐台上抽烟。

順義嬖也是受夾板罪。順義店是佔着貴財家的地方，貴財和村裡年青人們打了賭，說不把翠翠弄到手，就不姓劉了。貴財托了順義嬖勾引翠翠，如果辦不成，貴財就要攆他們走。

順義嬖看着翠翠哭的傷心，也引起了很大同情，停了很大一陣，順義嬖這才又勸道：「年青人，這也不算個甚，誰家鍋底沒有黑？女人就有這麼個本事嘍！如今根元沒影沒信，你守到那一輩子？！就說爲你娘病，爲把金寶撫養成成人，也該……一次半次也壞不了名聲，爲了老人小孩，也不該這樣耍牛脾氣！」翠翠想到娘病成那樣，沒一個錢請醫生，想到金寶瘦得那個樣子，聽了順義嬖說的話，心中像抖亂蕪一樣，半天沒開言，低下頭不住的掉淚。

順義嬖又催說：「你要是願意了，我給貴財去送個訊，人家後生爲你也多下了辛苦啦！」說着站起身來，翠翠一把扯住說：「我寧接個狗也不接貴財，

他是我家的死敵，我恨他一輩子！」順義嬖想道：「一下和貴財怕鬧不成，先把她拉下水，就好辦了。」於是低聲說道：「不要貴財也行，我們店裡住下個連長，那可是個有錢主主，昨天晚上就讓我個人陪他，你去陪陪人家，人不知鬼不覺，賺幾個現錢，你娘的病也能治了，家裡也有吃喝了。一半次，也沒甚要緊。」翠翠臉成了紅布，低着頭沒說話……

天黑時分，翠翠拿着兩塊錢，回到了家裡，娘已經發過擺子去了，抱着金寶睡着了。翠翠見了娘，臉不由得紅了，心裡說不出的難受，看着地下那個爛箱子，不由得又偷偷哭了起來。那個箱子底下，藏着根元的血衣，她覺知作了一件對不起根元的事，感到極大的羞辱，看着那個箱子，呆呆地流淚。

從這以後，翠翠像決堤的洪水，再也阻不住了，貴財知道了這件事，找了翠翠幾次，翠翠尋死上吊不接待，貴財火了，就在村裡到處給傳名，這時再也不由翠翠了，先前只是過往路客人，不久，本村一些年青人也來往上了。

第二年秋天，日本人打進來了，店頭村山上安了個碉堡，敵人向村裡要花姑娘，那時貴財當了村長，逼着把翠翠送上了碉堡，金寶留給了瞎奶奶照管。